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13位ISBN编号：SH10326-067

10位ISBN编号：SH10326-067

出版时间：1985-10-01

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史铁生

页数：3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短篇小说，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。在文章中，作者用平实而浪漫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插队生活的画卷，并从清平湾这片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中，发掘出了整个民族生存的底蕴。本文感情深厚，娓娓叙来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作者简介

史铁生（1951-2010），北京人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思想家。1958年如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小学读书，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部。而后，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“插队”。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，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。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，在自己的“写作之夜”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，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。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，他睿智的言辞，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。他的《病隙碎笔》作为二〇〇二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，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、残缺与爱情、苦难与信仰、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，并解答了“我”如何在场、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。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，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，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，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，坚定地同未明事物作斗争，这种勇气和执着，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。

主要作品：《我与地坛》、《秋天的怀念》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插队的故事》、《务虚笔记》、《法学教授及其夫人》、《老屋小记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、《来到人间》、《合欢树》、《病隙碎笔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原罪·宿命》、《钟声》、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、《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》、《中篇1或短篇4》等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走好
- 2、晋陕方言读来尤其亲切
- 3、大学期间阅读的书，貌似版本不同。
- 4、 源远，宁静
- 5、。。。
- 6、一股浓浓的乡土味，勾起了我悠悠的童年记忆
- 7、故事读起来很美，可是只适合置身事外的人去回忆，适合冷眼旁观时的惆怅。
- 8、文革后简单的幼稚的文字清晰可见。。。但还是有很优美的文章，不过，对残疾人心理描写值得注意
- 9、我最喜欢的文章是清平湾和星星。朴素、平实、感人。
- 10、两头牛打架的故事活灵活现！
- 11、重读,走好.
- 12、文字精准，画面清晰；生活的片断一帧帧的在眼前缓缓流过。
- 13、陕北的味道，史铁生的腿可是在下放时候弄坏的？虽然是文革文学，但读来一点没有怨气，娓娓道来像边城，又有一种旷远，很想去住住窑洞呢。想到著名的油画父亲。可能只要把一件事说清楚，不需多加渲染，就自然会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- 14、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。向着荒凉地带的信仰与坚持进发！！
- 15、因为最近听闻史铁生老师去世，才又想起上学时候读过，清楚地记得读到最后一句还流泪了，并且把那句抄在了本子上，其实他的作品真的不错，应该读读其他的。
- 16、淡淡的乡土气息席卷那个年代的味道
- 17、我们曾经企及神性，我们习惯依傍理想。如果中国大部分人今天与史铁生的神性追求保持距离，不是因为我们不理解，而是因为我们太熟悉。
- 18、虽然语言很朴实，但是流露出的生活的艰辛让人心酸。陕北的穷不是因为那的人不勤劳，实在是自然条件太恶劣了。。。。
- 19、史铁生细腻如女人
- 20、小时候看特好看，破老汉爆米花那段很神奇
- 21、温情脉脉的最可爱的劳动人民，在人生的某些逆境里，总能给你意想不到的安慰
- 22、不错，上正儿八经的课，我一个人在那傻笑，那些故事有意思
- 23、没有抱怨，有的只是写下这篇文章时深深的怀念，怀念穿着破棉袄吹着唢呐的吹手，怀念老黑牛和红犏牛。我想我应该再读一遍了。
- 24、那种平淡的语气深深地感染了我
- 25、那种特别朴实的文字，就跟一个躺在病床上讲故事的人口述似的，讲完还叹息一声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啊”，特别感人。
- 26、我读的是电子版 跟纸质没啥区别 很真实的知青生活 陕北的农村 有机会去感受一下
- 27、一段文革岁月中艰难而充满人情味的日子
- 28、不知为何，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想起余华的《活着》，只是更偏爱这本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却展现了中国西北农村的淳朴与安宁。作为一个知青，我很欣赏史铁生的人生态度，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用真诚的心去感受生活、融入生活。人生本已悲凉，如果失去坚持的动力，与行尸走肉何异？也只有苦难与希望相结合，才能构成完整的人生。破老汉、留小儿、红犏牛，每一个形象都包含了作者最深厚的情感，也因而变得更加丰满、形象。
- 29、短短的一篇文章，记载着那个年代清贫却淳朴善良的生活
- 30、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，受苦人过得好光景.....
- 31、受苦人。
- 32、2011.12.4
- 33、我宁愿遇到没心没肺的动物，太有灵性了，失去时会很难过
- 34、类似于散文的小说，读起来很美。

#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- 35、高中时借别人的一本书，插图里斜斜的落日是高原的胜景吧。
- 36、知青运动的缩影
- 37、从残疾的人看到人的残疾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精彩书评

1、作者：玩泥巴的小小孩 可以预见，再过几天或者几周，反正时间不长，我将会忘记我说过话，甚至现在我已经忘记了，近些日子，生活依旧平淡，所以买了一些书看，其中有史铁生写的，[我的遥远的清平湾]，也想说点什么，也不想说，权当无聊练打字罢。 史铁生是个身残志坚的作家，其实我不想用身残志坚这个词，但使我感兴趣，并一直想对其有所了解的，正是因为他的双腿，有时候老天是公平的，在这里失去，在那里就能找回，对于一个四肢健康精神正常的人来说，如果他拼命地劳动，体力的脑力的，用这种劳动来获得生活不愿给予我们的东西，不一定能得到应有关注，因为这样的人和事太多，我们大多不会在意，似乎这是天经地义，单从这点上去看一个残疾人，一个残疾写作者，我觉得这倒能体现我们的宽容了。 而实际上真正使我抛弃宽容--这种骨子里不平等观点的，并不是史残疾的身子，而是他的文字，他的生活，他的经历，跟这些无关的东西，道德的外衣，我们都将抛开。 说到史的作品，当然要提起知青二字，其实首次接触史的作品，是大学语文里的一篇[我与地坛]，写的有情有义，只是结尾有些不甚喜欢，之后，由于自己的懒散，小城的闭塞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一睹史先生其他作品，一搁也有好些年头，在书架上看到[清平湾]后，便利索地购回，看得挺快，那已是深夜，手脚冰凉，倘若史先生知道这番情况，怕也得偷笑几分，身体渐或好些，话说回来，其实像我这样的读者，一定不在少数，史先生也该麻木了。 一个好的标题，能给作品增色不少，前提是，对这作品，作者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实力，[我的遥远的清平湾]这本书选编了一些八十年代写的东西，包括[插队的故事]等，我对[我的遥远的清平湾]这个题目有些莫名的喜爱，单从词语上看，是很暧昧的，像大江健写的什么[暧昧的日本的]一样，古怪，但是你要试图去找这么一个词组又很难，很不如人意，我想可能这便是生活给作家最独特的东西，很私人化，可遇不可求。 通读其作品，认为这里没有丝毫刻意为之的成分，也就是很随意，写自己经历过的事，没有奇特地构思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没有太大的场面，写起来流水行云，让一个局外人从他的故事走进自己的青春时代，这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，国内作家的书我看过不少，以前的现在的出名的不出名的，但[插队的故事]跟他们的区别是很大的，你权当作者从未构思过情节就成。 从另一方面讲，这种散漫地调子写出来的陕北岁月，也有其缺陷的地方，缺陷是难免的，这点无须去证明，已经有许多的文本解释过，单纯从塑造人物来讲，史的小说里大多数人是有故事的，是声泪俱下的故事，是荡气回肠的故事，但都被作者毫不留情地漏掉，也可以说，这是惜墨如金，收放自如，所以通读起来，少了一丝大气，多了一份冷静，这种冷静与情感相融，像高原的民歌只属于高原。 那段可爱的艰苦的生活，那段可爱的美丽的青春，永远是写不完的，正像作者在序里说的，现在我虽然完全脱离了这本书，凭印象也能知道他说的意思，只要活个没完，文字是不会枯竭的。 再有一点，就是拉开的时空感。 有时，时空差距这玩意挺管用，彼时彼地看此时此地，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效果，很多作家或者诗人动用这种效果，得到很多读者的支持，眼泪或者感情，应该承认，史先生在这方面做的也挺好，十几年前，十几年后，相互交错，这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内容，那里面的事就甭提了，自然可以感受其中的几多艰辛，几多无奈，间或几多快乐。这种交错的效果，常常使我们以为那是悲观的，以为生命本身就是悲观的，我也常常为这种写法所欺骗，或者说蒙蔽，一时无法分辨，在没有新的情况出现之前，我也还是赞同这种手法的，但这只是手法而已。 一停下来就不行了，哈哈接不上来了，这有点像男人的性事，一那个想很快恢复就不很难，所以我很清楚我的特点，闲话休提，再随便尿两句吧。 我看史先生的文章是带着敬意去的，看完了，如果我没有带着敌意出来，那这本书就算没看，因为我想从中偷到一些东西，有很多书我看不完，我也能得到一些东西，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拒绝的，但到头来，是不是像每天吃饭一样，吃了，拉了，没了呢，我想终归是没了的，我要了这个躯体本身意义何在，不就是要时间的河水里洗一洗，不就是要在各种声色光电里感受感受，不就是要前人经历过的，后人没经历过的，自个过一遍罢了。人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比如史先生在陕北的青春，我们没有过，但我们有我们的，我们最终会更加怀念我们，[插队的故事]中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跟“我”回陕北的途中，一个太行山人士，一直念叨这他的太行山，因为他在那里当过兵，那里有他的怀念。我也会这样，有些道理明明搁在那，像一块石头，像一座山，它就是道理，不說話。 正如开篇所言，我想说的，我已经忘记。

2、2010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在新科动漫频道剪片子，身边一个正做技术的80后小女生忽然低声惊叫，继而双手掩面——我偏头看她面前点开的电脑网页，一幅很小的黑白照片，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子头像，脸上的笑容宽厚而平和。那头像是我熟悉的：作家史铁生走了。二十多年前，我还在B城念初中，

#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小城的新华书店每年“五一”“十一”总有积压书处理的活动，那会儿没什么课外书，家里也不大给零花钱，肠胃空空总要有个填，怎么办呢？那一回，鬼使神差地，我竟从满地的积压书里“顺”出一本小说集，就是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方式，尤其是像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作家。但这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的，当时把那部小说集弄回家，才读了几篇我就断定，这本书“顺”得太他妈值了。正是阅读欲和性欲一样饥渴的年龄，家里除了《毛选》和《家庭医生手册》又实在没什么书，那本书里几乎每篇小说都被我读烂了，不夸张地说，史铁生的小说、1980年代的朦胧诗还有齐秦的早期音乐，对我青春期的精神世界都产生过致命的影响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能记住那本集子里的入选篇目：《我们的角落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、《山顶上的传说》，还有《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》。那会儿也不懂什么叫“终极关怀”，什么叫“人文价值”，就是觉得这个作家很真实，真实得像院里的一位邻居，他缓缓地摇着轮椅，却总能抓住我潜意识里偶尔一念划过的东西，然后一直开掘下去，无限放大，大到让人不敢逼视，却又忍不住要自省的程度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但是，像我这样的文青型少年，那时候往往对有忧伤色调的文艺格外敏感，并且总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放逐的精神流浪者，因此顾影自伤或遗世独立。在史铁生的书里，那种一个人在绝境边缘的苦苦追问常常让我震撼，以至幻想自己和他笔下的残疾青年一样，在通往山顶的道路上艰难地爬着，像个哲人似的自言自语。我甚至也学着用他的笔调故作深沉，一唱三叠地咏叹人生，那年参加B城的中学生作文夏令营，我的作文获了一等奖，开头和结尾的句式都是从《山顶上的传说》那篇小说里套用来的。现在想来，当时一厢情愿的共鸣虽嫌轻佻，但史铁生给予我的文学启蒙却实在无法回避。B城地处陕西关中，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描写的是作者在陕北插队的经历，在我读来，心理距离上自然有种亲近感。这篇曾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其实更像是散文，事实上，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小说都不像一般人概念中的小说（那种完全胡编出来的身外之事，刻意营造出来的跌宕传奇都跟史铁生的创作没什么关系，他更关注的是人的内心），只有《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》是个例外，这篇小说在题材上已经完全跳出了残疾人的视野，亦真亦假，亦庄亦谐，显示了史铁生对社会对历史，还有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部典型的国产黑色幽默小说。今天翻出来看，有些句子仍让人忍俊不禁——看着看着又忽而难过起来。幽默感是人的生命意志足够强大时才会有的一种表现，此外还需要有过剩的智力与感受力，才能面对命运懂得自嘲，懂得放松与游戏。一个每天都要跟轮椅较劲，连生活都难以自理的人，却能够一边观照历史，一边用文字引我们一再发笑，这背后需要何等牛逼的人格，不难想见。用人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显然不合适，也不是当初吸引我一再阅读史铁生的理由。《插队的生活》，文字何其质朴清新，鲜活生动，我在一个中学同学家里的旧杂志上看到这篇小说，像偷吃烤白薯一样囫圇吞下去，那种明朗中蕴着微苦的气息今天回忆起来余味犹存。《命若琴弦》是我在B城图书馆里找来看的，境界别开生面，但反而没有他那些非虚构的文字打动我，总觉得有点主题先行的意思，小说后来被陈凯歌改编成电影《边走边唱》，许晴和黄磊演的，基本上是在给原作减分。及至读到《我与地坛》，发现史铁生真正升华了，字里行间有着宗教般的圆熟和超拔，仿佛不是他在写字，而是那些文字在黑暗中酝酿了太久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姿态破蛹而出。后来跌跌撞撞混进大学，苏童、余华、格非等人开始进入视野，一时间杂花生树迷人眼，先锋文学在形式感上的异军突起很对青春的脾胃，私下羡慕并模仿着，逐渐远离了那个叫史铁生的残疾人。偶然一次在《收获》杂志上读到他的《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》，印象中文字已渐趋抽象，近乎玄想，让我莫名所以。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健康还在继续恶化，已经身患尿毒症，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，空间延展极度受限，物理意义上的外部世界于他越来越遥远，他只能向内心进发，在形而上的时空里索要生命的意义。与同时代的所谓“先锋作家”不同，他后来带有实验性的叙事探索怕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失去了双腿，却飞向了一个更辽阔的心灵世界，我们已经追不上了。来北京的十年里，电视生涯使人变得浮躁、疲惫和浅薄，在谋生和欲望的浊流里载沉载浮，几乎忘了自己出发时的面貌。这期间，结了婚，买了房，混上了北京户口，但却愈来愈感到茫然若失，甚至经常陷入莫名的恐慌。我买的第一处房子在安定门外，离地坛非常之近，但在三年的时间里，我却很少进去转转，也很少想起这里竟是史铁生的精神家园。只有每年的地坛书市，我有时会去挑几本书，嘈杂混浊的商业人群和小吃摊点杂乱堆弃的一次性餐具，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史铁生笔下那个荒芜衰败而又沉静渊深的古园。前年仲夏，我的右脑前额叶下意外地发现一个巨型脑膜瘤，必须做开颅手术摘除，一天两夜的重症监护室待遇，近一个月的病房生活，种种苦楚，罄竹难书。住院期间，有时会看到着装清爽、仪姿绰约的异性在走廊里叽叽喳喳寻找要探视的病人，每一个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，那么活力丰沛，就会不无阴暗地想，凭什么她们都那么健康，凭什么受罪的一定是我？后来再读

#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到史铁生的文字，发现他在21岁那年变成残废之后，也有过类似的想法，遂明白我为什么会喜欢读史铁生，因为在我们这里，太多的作家不具备灵魂的重量，他们无法教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尤其当灾难来临时。而灾难是随时潜在的，不管时代的花样如何翻新，你在名利场上如何得意，总有一些苦痛在劫难逃，这个，更接近于人生的本质。当然，我只是在鬼门关边缘走了一遭，史铁生则几乎年年要与死神周旋，他遭的罪更多，体会也远为深刻，譬如：“人发烧了，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。咳嗽了，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。刚坐上轮椅时，我老想，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？便觉天昏地暗。等到又生出褥疮，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，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。后来又患‘尿毒症’，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，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。终于醒悟：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‘更’字”。近些日子，报刊上，网络上，几乎所有悼念和回忆史铁生的文字我都找来读了，有时在地铁里，一边读一边眼泪就涌出来。我常常想，如果自己脑瘤复发，或者被宣布只余一年刑期，检点过往，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向死而生，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余生才算比较负责？史铁生说，如果不是双腿残疾，自己未必会走上写作这条路，写作也不见得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，是命运逼他拿笔开出一条狭路。像95%的俗人一样，我现在从事的也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职业，如蒙上帝垂青，将我的余生打作三折，我恐怕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电视，以飞蛾扑火之力从事写作。这样，人生岂不是陷入了一个悖论：当你条件尚可、行有余力时，注定要以愚蠢的理性选择庸常的安全，必得上帝给你釜底抽薪，才会以山穷水尽的能量去做亡命一搏？果然如此，若能让每个人都残疾一次，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重新估量自己的生存价值？记得王怡说过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，因为自由意味一种消耗。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，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。他针对的是极/权恐怖下的写作，因此可能忽略了另一种困境，譬如从三天一次的透析中，勉强挤出一天时间来写作，这种执意要在虚空中记下刻度的意志，恐怕是很多思想者都无能想象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过度喧嚣、大家都在盲目奔跑的时代，像史铁生这样慢慢地体验生命、追问价值的人，或者被实用主义者所遗忘，或者为自由主义者所轻视。而在我看来，对自由的考量，既不是以体制内外做标准，也不是简单的立场与队伍之分，它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强度。就不用说监狱生涯或者刑讯逼供了，如果你连一年轮椅都坐不下来，又有什么资格扯什么独立之思想、自由之精神呢？从这个层面上，我认为史铁生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或思想阵营之争，他和我敬重的高尔泰一样，都是大写的人，是挑战零度的英雄。那个叫史铁生的人走了。说他是文学大家吗，他的作品可能还远谈不上完美；说他是精神导师吗，他也曾三次试图自杀，能坚持下来多少也有点宿命的启示。在最无助的时刻，他一定多次祈求过神灵的晓谕，但并没有就此皈依成为信徒，他的文字平和通达，不像某些有神论者，仿佛一朝投靠宗教就有了找到组织的满足，甚至于看他人都是执迷不悟。木心说过，宗教事小，信仰事大。我想史铁生也许会赞同这样的看法，他信仰“信仰”，相信人的残缺见证了神的完美。惟其如此，他才更显得可亲可敬，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跨越不同的年龄、职业和阶层和派别。就好像前文提到的那个80后女生，平时看起来非常酷、非常技术控的一个女孩，竟会在心里给史铁生留下了一席尊贵的位置。身为一个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拿出来示人的三级导演，我最惭愧的是，不能为史铁生拍摄一部纪录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和那个女生合作，在片子的结尾，用技术手段替史铁生完成一个宿愿，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，慢慢行走，然后越来越快，走向四十年前，走向他年轻时插队待过的地方，他的遥远的清平湾。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的笔记-第1页

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，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。关键是得看脾气，拿根鞭子，一甩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，左蹦右跳。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，走得欢。疲牛呢？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，闭一下眼睛。忍了。这样的牛，别要。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，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——清平湾。

天不亮，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、赶着牛上山了。太阳出来，已经耕完了几垧地。

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，陕北的文化很古老，就像黄河。譬如，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：“喊”不说“喊”，要说“呐喊”；香菜，叫芫菜；“骗人”也不说“骗人”，叫作“玄谎”……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“酝酿”这词儿。【闭塞而得以保存古老的文化】

“老汉的日子熬煎咧，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。”确实，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。但是，一唱起来，人就快活了。

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，弹着三弦儿，艾艾怨怨地唱，如泣如诉，像是村前汨汨而流的清平河水。河水上跳动着月光。满山的高粱、谷子被晚风吹得“沙沙”响，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。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，小声跟着唱。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，穿得齐齐整整。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，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，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。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。

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，是真的。

牛棚很窄，各有各的“床位”，如果老黑牛卧下，就会把小牛犊压坏。我把小牛犊赶开（它睡的是“自由床位”），老黑牛“噗通”一声卧倒了。它看着我，我看着它。它一定是感激我了，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。

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鞴牛老了会是什么样，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，既专横又慈爱……

# 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